



《贾府的资本:边丰整,边式微》: 多重文化视角下的贵族兴衰

□晚报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晓旭

>>>借鉴当代经济学、社会学研究成果,本书对贾府兴衰作了全新观察

记者:为啥聚焦“贾府的资本”,得出的结论是“边丰整,边式微”?

钱杰:戚蓼生《石头记序》有句话“状阅阅则极其丰整也,而式微已盈睫矣”。而《贾府的资本》一书,就是受此启示而来。

啥意思?作为“阅阅”之家,贾府所依赖的“资本”在兴盛中衰败、在繁华中萧条、终于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

最近,我在《北京晚报》“五色土”副刊发表了一篇“读红札记”,题目是《四副银汤模子的背后》。说的是贾宝玉挨

打后,要喝“小荷叶小莲蓬儿的汤”。要做这种汤,需要几副凿着花纹图案的银制汤模子。王熙凤便命人快去找。可找了半天,不在管厨房的人那里。问过茶房,说也不在。后来,却是管金银器皿的送了来。当年这常用的银汤模子,现在被丢到不知哪里去。

这说明:一是家务管理出现混乱,二是现在的生活早就没有当年那么精致了。而最后却在管金银器皿的那里找到,是不是意味着开始做典当的准备了?书上后来不是说,老太太过生日,拿不出钱来,凤姐便把有些用不到的“大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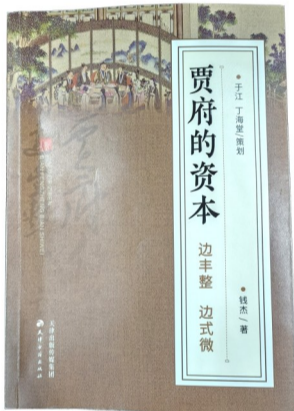
锡家伙四五箱子”卖了才应付过去。同时典卖的,还有一个“金自鸣钟”。

这就是戚蓼生序言感叹的,曹雪芹写《石头记》的笔法神妙,是“一声两歌、一手二牍”——一个喉咙、一只手能唱出、写出两种不同的歌曲、字迹。几副汤模子,既能让我们看到贾府这个“阅阅”世家的高贵、“丰整”,同时也分明感到,他们家“式微”之势的表现,已触目皆是了。

而这种皮里阳秋的叙事笔法,在《红楼梦》里到处都是:元妃省亲,大观园启用,不是一桩“泼天喜事”吗?可是元妃回到

家,从进门哭到出门,频率最高的词居然是“哽咽”“垂泪”。这次省亲,看是衣锦还乡,实是生离死别。待元妃死去,偌大贾府也就“树倒猢狲散”了。这不也是“边丰整、边式微”吗?

《贾府的资本:边丰整,边式微》这本书,正以此为出发点,借鉴当代经济学、社会学研究成果,对贾府兴衰作了全新视角的观察分析,旨在引起学术界对文学经典作品多侧面研究解读的兴趣,并为推动全民阅读祖国优秀经典文学作品尽绵薄之力。



本书简介:本书由于江、丁海堂策划,丁海堂作序,钱杰撰著,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这是我市首部以新红学研究方法,从哲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等多个文化角度解读、赏析《红楼梦》的专著。

作者简介:钱杰,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山东聊城人,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。著有新闻论集《先声夺人》、杂文散文集《一程风景》、网络杂文专栏“搜书志”系列文章等。

>>>贾府的崩溃,是系统的失败,探究小说中的“经济账”很有意思

记者:书中所谓“贾府的资本”,都有哪些?

钱杰:其实,许多红学研究者、《红楼梦》爱好者都喜欢探究小说中的“经济账”。

我们如果把《红楼梦》读得细一些,就会感觉到,在曹雪芹创作的全盘设想中,有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发展变化,它同时还配以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与制度,故而作者能采用网络式的结构展开故事,从而表现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。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,能运用如此高超的艺术手法的作品,《红楼梦》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。

《红楼梦》在经济描写方

面的成功,使读者获得很多收益。不少人说,贾府的崩溃,关键是经济出了很大问题,比如入不敷出、财务崩盘、人浮于事、管理不善、潜规则横行、资金掉了链子等。但也有人认为,贾府的垮台,是贾家在政治上的失势导致,靠山倒了,皇帝不待见了。更有人把贾府的败落归结于其家风的堕落、教育的失败,是礼崩乐坏,文化出了问题……

贾府的失败,不会仅仅是某一方面的问题,而是系统的失败。本书所谓贾府的“资本”,便指的是一套维持其生存、支持其发展、助力其繁荣的运动着的支撑系统。经济

当然是其中重要的方面。

这套“系统”并不单指宁荣二府继承的遗产、每年获取的地租与岁俸等这些看得见的物质财富,同时还有其政治影响、家族势力、朋友圈,以及包括教育、礼仪、秩序等在内的家庭文化等等,软硬件俱全。而它的“运动性”特点,又给这个庞杂的支撑系统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——换句话说,好也是它,歹也是它!

比如贾府的教育,那是令不少外人羡慕的。贾雨村曾对冷子兴说:“这样诗礼之家,岂有不善教育之理?别门不知,只说这宁、荣二宅,是最教子有方的。”秦可卿的父亲秦业,也

是一位官员,听说儿子秦钟高攀上贾宝玉,有机会进到由年高有德的“当代之老儒”贾代儒亲自掌管授课的贾家私塾学习,喜出望外,“学业料必进益,成名可望”。谁想,秦钟去了也就一个月工夫,“顽童闹学堂”的闹剧就上演。老师不像老师,学生不像学生,污言秽语,打成一团。那场面要是让当年创立义学的贾家“始祖”看见,还不至于气得死一回。所以冷子兴说:“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,翰墨诗书之族,如今的子孙,竟一代不如一代了!”

>>>《红楼梦》的许多事体情理、人性善恶,令人警醒、给人启示、发人深省

记者:我们今天阅读《红楼梦》的意义在哪里?

钱杰:《红楼梦》作者自云此书“大旨谈情”“实录其事”。作品采用了“真事隐去,假语存焉”的笔法,融合诗词曲赋,以高超的文学技巧,展现了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爱情的深刻感悟,或显性或隐性地给中国现代文学以无穷的滋润。

有人说,曹雪芹写了四百多个人物,与莎士比亚所写总数差不多。但莎翁笔下的几百个人物是分散在三十几个剧本中的,而曹雪芹则将他们严密地组织在一部作品中,其中形象与个性鲜明生动的也

不下几十个。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命运。

《红楼梦》中所展现的人本主义精神,不仅体现在对个体的关怀上,更在于对整个社会和人性深刻洞察,以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。这些精神内涵与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一脉相承,即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,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。

当下,我们读《红楼梦》,正如老作家王蒙所说,“时代当然不同了,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,已经与贾氏们在大观

园的生活大相径庭了,但是许多事体情理,许多人性善恶,许多爱爱仇仇,许多阴差阳错,许多吉凶祸福、兴衰消长仍然令人觉得亲切,觉得似曾相识,觉得有令人警醒、给人启示、发人深省之处。”

记者:《红楼梦》对当代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,比如张爱玲的小说创作。这方面,您能否举几个少为人知的案例?

钱杰:案例有很多。比如,《红楼梦》与1993年开播的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就关系密切,因为编剧梁左从青年起就研究《红楼梦》。《我家》的“家”是贾家,贾志国贾志新,就

是说的贾府。老傅是个假名,实际他姓贾,就像贾母(退而不休的嘻嘻哈哈的老干部);贾政开始是工部主事,就是大儿子贾志国做的那个处长,后来升到员外郎,老傅也是一位副局长;贾母有二儿一女,老傅也有二儿一女……真是好巧好巧。红楼梦里是大儿子不干正事,二儿子假模假式;《我爱我家》里面写成大儿子假模假式,二儿子不干正事,这让人感觉到了《红楼梦》常用的错综笔法。比如宁国府是长房,但他们的大管家却是赖二,荣国府是二房,大总管是赖大。